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

新刻張太嶽先生文集卷四十五

請用翰林官更番侍直疏

臣等伏覩 皇上近日以來留神翰墨一切嬉遊無益之事悉屏去不御仰惟 聖學該洽 睿志清明臣等不勝慶忭夫人主一心乃萬化從出之原亦衆欲交攻之會必使常有所繫弗納于邪然後縱逸之念不萌而引誘之奸不入故雖筆札小技非君德治道所關而燕閒游息之時藉以調適性情收斂心志亦不悖于孔氏游藝博文之指比之珍奇玩好馳騁放佚之娛則相去遠甚未必非 皇上進德養心之

一助也但臣等竊見前代好文之主皆有文學之臣
戴筆操觚奉侍清燕如唐有天策瀛洲之選供奉待
詔之員宋有秘閣待制二館著作或承詔登答或應
制賡酬皆于語言文字之中微寓風勸箴規之益卽
今之翰林官是也 國朝建置翰林於一榜進士中
拔其英雋特異者除授此官固欲儲養德望以備
沃任樞機然文史詞翰撰述討論亦其本等職務
皇上卽有任使不必他求如 日講諸 皆文學優
贍臣等慎選以充見今記注 起居日逐在館供事
外其餘見任翰林各官亦皆需次待用者臣等擬令

分番入直每日輪該四員與同 日講官在館祇候
皇上萬幾之暇如披閱古文欲有所采錄鑒賞名等
欲有所題詠卽以屬之諸臣令其撰具草藁送 臣等
看定然後繕寫進呈 聖覽或不時 召至 御前
而賜質問令其發摠蘊抱各見所長因以觀其才品
之高下他日量能擢才自可斷于 聖衷且諸臣因
此亦將自慶遭逢益圖稱塞爭相淬勵以求見知于
上其于 聖明辨材審官之道亦默寓於中矣臣等
不勝惓惓願忠之誠

奉

聖旨是該衙門知道

議外戚子弟恩蔭疏

昨該文書房官丘得用口傳 聖旨欲將 皇親未
年伯王偉弟男 加恩授職臣等謹欽遵擬 傳帖
將王偉弟王俊男王棟各與做錦衣衛正千戶帶俸
頃又該丘得用傳示 聖意說正德年間皇親夏助
等俱授錦衣衛指揮使等官世襲今何止授千戶又
無世襲字樣以臣等所擬爲薄臣等不勝惶悚仰惟
皇上篤眷 中宮 加恩外戚此乃情禮之至臣等
敢不仰承但查正德二年雖有此例至 世宗皇帝

登極之後悉已釐革凡 皇親授官無論大小皆不
得世襲故奉和伯陳萬言係 元配孝潔皇后之父
伊男陳紹祖原係監生出身亦止授尚寶司丞文官
未嘗世襲也又查得隆慶年間今 仁聖懿安皇太
后之父固安伯陳景行伊男陳昌言初亦止授錦衣
衛千戶至 皇上登極因恭上 兩宮尊號方 降
勅將陳景行長男陳昌言陞錦衣衛指揮僉事次男
陳慕言授錦衣衛副千戶 慈聖宣文皇太后父李
倬封武清伯長男李文全授錦衣衛指揮僉事次男
李文貴授錦衣衛副千戶俱無世襲字樣臣等恭照

祖宗定制武職非有軍功不得世襲正德年間政體
紊亂至世宗皇帝以聰明至聖入繼大統將以
前敝政一切改正以復我祖宗之舊正今日所當
遵守者當先帝龍飛之日與皇上嗣統之初
加恩陳李二家例止於如此今皇上雖欲優厚外
戚詎可踰於兩宮皇太后之家乎是臣等所擬乃
三朝見行事例非敢擅爲裁抑也今奉聖諭令臣
等改擬臣等謹欽遵斟酌近例擬將王偉男王棟授
錦衣衛指揮僉事弟王俊授錦衣衛正千戶比之
兩宮皇太后之家實爲相等至於世襲一節則祖

宗舊制決不敢違越也臣等又惟 皇上與 中宮
聖壽萬年將來 皇儲兆慶繩繩振振推恩威里固
未可量似亦不在此一時也伏望 聖明俯鑒臣等
愚誠 特賜俞允不勝幸甚

奉

聖旨皇親永年伯王偉男王棟與做錦衣衛指揮僉
事弟王俊錦衣衛正千戶俱帶俸兵部知道

四月十八日

上御文華殿講讀有頃臣居正等入至後殿講 訓
錄畢以南科給事中傳作舟疏進 覽臣因奏云今

江北淮鳳及江南蘇松等府連被災傷民多乏食徐
宿之間至以樹皮充饑或相聚爲盜大有可憂上
曰淮鳳頻年告災何也臣對云此地從來多荒少熟卽
如訓錄中所載元末之亂亦起于此今當大破常
格急發賑濟以安之臣等擬令戶部議處動支各該
州縣庫銀倉穀不足則南京見貯銀米儘有贏餘可
以協濟民惟邦本願特加聖心上曰依先生每
議處臣言皇上天性至仁愛民如子臣等每奏災
傷皇上卽惻然問念凡請蠲請賑未嘗不慨然
賜允而臣等愚陋亦仰體聖衷無日不以憂民爲

心安民爲事四乞奏乞蠲貸擬 旨乞行者無月無
之而在外諸司往往營私背公剝民間 上非惟不
體 皇上子惠困窮之德意且不知臣等所以仰贊
皇上之愚忠殊可恨也且人臣居官食祿者皆有代
君養民之責故虞舜咨十有二牧牧者養也今有司
坐視民瘼痛癢不相關如作舟疏云報災則曰不敢
報此何不敢報之有又云請賑則曰不敢請此何不
敢請之有不過推調支吾歸怨 君上何嘗有憂民
之心卽如積穀一事屢奉 旨申飭竟成虛文彼皆
有自理賊贖不嘗佐公家之急則將焉往臣等不勝

憤懣竊以爲此輩君遇 聖祖不知當以何法 上
怒形於色曰有司爲民害者當着實重處臣對云
後有犯者當如 聖諭臣復奏云近年以來正賦不
用廩充實皆以考成法行徵解如期之故今大江
南北荒歉如此河南又有風災畿輔之地雨澤愆期
二麥將槁將來議蠲議賑勢不容已賦稅所入必不
能如往年惟 皇上量入爲出加意樽節如 宮中
一切用度及服御之類可減者減之賞賚可裁者裁
之至如施捨一節尤當禁止與其息縑黃之流以求
福利孰若寬恤百姓全活億兆之命其功德爲代大

乎 上曰然今宮中用度皆從節省賞賜亦照常例
無所增加臣云 皇上所謂常例者亦近年相沿如
今年暫行明年卽據爲例非 祖宗舊例也臣不暇
遠引如嘉靖中 世宗皇帝用度最爲浩繁然內庫
銀兩尚有餘積隆慶初年冬餘庫尚餘百餘萬今每
歲金花銀百二十萬每按季預進匭取隨用常稱缺
乏有限之財安能當無窮之費乎臣等職在輔導爲
國永長久之慮不敢不盡言惟 皇上留神省察

患病謝

遺醫并乞假調理疏

臣自入夏以來因體弱過勞內傷氣血外胃盛暑以致積熱伏於腸胃流爲下部熱症又多服涼藥反令脾胃受傷飲食減少四肢無力立秋以後轉更增劇自以身當重任一向勉強支持又恐驚動 聖心未敢具奏調理乃蒙 宸衷曲軫 特遣御醫診視傳奉 溫綸飲以良劑念臣狗馬微軀不自愛慎以上貽 君父之憂沐此 鴻恩捐糜難報但臣自察病原似非藥餌能療惟澄心息慮謝事靜攝庶或可痊仍乞 聖慈垂憫 特賜旬月假限再解 閣務俾得專意調理倘復就痊臣卽勉赴供職不敢久曠臣

不勝感激懇祈之至

奉

聖旨覽卿謝朕知道了宜慎加調攝不妨兼理閣務
痊可卽出副朕眷懷該部知道

謝

賜粥米食品疏

昨蒙 聖恩以臣患病 遣醫診視該臣具奏陳謝
并請暫解閣務 賜假調理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
知道了宜慎加調攝不妨兼理閣務痊可卽出副朕
眷懷該部知道欽此今日又蒙 聖恩特遣文書官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
一應部知道
奉
太監孫斌到臣私寓臨視臣疾 頒賜鮮脩一口鮮
羊一腔甜醬瓜茄一罈白米二石酒十瓶臣謹力疾
扶掖叩頭祇領訖念臣柳質易摧駑才旣竭遭此疾
疾益覺支離方深曠之是虞懼 譴訶之莫道乃荷
乾坤覆幬 父母愛憐 綸旨溫存遣上醫而視診
寵頒稠疊屢中使以光臨切感難名沉疴頓釋 九
思未報敢退託以求安一息尚存矢捐糜而罔惜臣
誠不勝感激圖報之至

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
一應部知道

謝

聖諭存問并 賜銀兩等物疏

頃該臣以患病不能供職具奏請假調理仰戴 天
恩特賜允俞又 遣醫診視 頒賜粥米食品等物
臣方銜感遵奉間今日又蒙 聖諭張少師 朕數
日不見先生聞調理將痊可茲賜銀八十兩蟒衣一
襲用示眷念先生其欽承之月初新涼可進閣矣欽
此外又 頒賜甜食二盒點心二盒該司禮監太
監張鯨恭捧到臣私寓臣謹力疾扶掖叩頭祇領訖
仰惟 天光薦被 宸眷到隆非臣捐軀隕首所能

報答亦非枚楮禪毫所能宣謝惟有縷之肺腑傳之
子孫期世爲大馬圖效驅馳而已臣自奉 俞音得
從休沐屏居謝事息慮澄心數日以來始覺少減顧
慮所由來已久今祛之使去甚難茲蒙 溫諭示以
仲月之初遂爲起 朝之候 帝星垂照人間災祟
當不禳而自除 天語定期涼入秋中必勿藥而有
喜矣臣誠不勝感泣頂戴之至

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謝

道中使趣召升 賜銀八寶等物疏

臣以患病乞假調理屢蒙 聖慈軫念 賜資駢晉
今日又蒙 欽遣文書官太監江得用到臣私寓口
傳 天語視臣病痊之狀趣其進 見之期又 特
賜銀八寶四十兩甜食一盒乾點心一盒百諱叩頭
祇領訖臣養病旅邸倏已再旬雖違遠 天顏曠離
官守而犬馬依戀之心無時無刻不在 皇上左右
數日以來始覺痊可再假五六日俟氣體漸復卽當

欽遵

聖諭趨赴 闕庭臣仰荷 殊錫頻繁

宸心注念雖父母之於愛子有不能得者臣誠不勝
感泣圖報之忱

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新刻張太嶽先生文集卷四十六

考滿謝

手勅 賜賚疏

臣以一品歷俸十二年考滿欽承 聖恩着臣復職

隨 遣司禮監太監張誠恭捧 手勅賜臣銀二百

兩坐蟒蟒衣各一襲歲加祿米二百石欽此又蒙

遣文書官吳忠 頒例賞銀一百兩紵絲四表裡內

大紅坐蟒一表裡蟒衣一表裡原封鈔一萬貫茶飯

卓五卓羊十隻酒五十瓶各賚奉到臣私第臣謹望

闕叩頭祇領訖伏念臣猥以凡庸濫司鼎軸夙荷

先皇之末命遂蒙 聖王之深知矢竭愚忠用圖稱
塞顧涓流徒煩於汪海而寸石何望於補 天雖夜
寐而夙興自謂心力之七聲苟日省而月試終爲廩
餼之虛糜碌碌瘵官又踰一紀兢兢在事尚抱百憂
吏職有一之未修皆臣表率之無狀民生有一之弗
遂皆臣調變之多乖屬茲考課之辰宜正黜幽之典
詎意復從 寬政因而復冒 殊恩謂臣備職有年
寵褒匪測察臣秉心不二謬許精忠 雲漢章天在
貴臣而宜播薩臣載道拜 珍貺之駢蕃撫歲月以
懷慙戴 榮光而增懼敢不堅持晚節益勵初忱苟

刊 國家何髮膚之足惜載銘肺腑終啣結以爲則
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考滿謝

恩命疏

臣以一品十二年考滿該更禮二部欽奉 聖諭議

擬 恩例奉 聖旨卿等說的是元輔受 先帝遺命

輔朕十年精忠大功冠於先後茲實歷一品已及十

五年恩數委當優異着文伯爵祿加上柱國太傅兼

官照舊給與應得誥命還寫勅獎勵賜宴禮部磨一

予與做尚寶司司丞用見朕崇獎元勳至意欽此臣
開命自天措躬無地竊念臣學術迂踈行能謏劣
夙荷先皇顧託之重誤蒙聖主倚任之專待罪
首弼于茲十年在薄歲時絲毫無補今計屢俸一品
雖十有二年自知無績可書不敢妄干功令特以三
考黜陟乃國家彝典若有幽當黜亦不得避故不
待已循例給由以應明典伏荷聖慈優容准令復
職尋親灑宸翰降勅褒嘉增祿賜金迺出常
數篋匡牢醴絡繹道途臣頂戴鴻恩已不啻踰涯
涯分矣乃又特勅吏禮二部將臣守制之年俱作

寶曆月日穹階勳祿一朝弁加 隆禮殊榮冠絕前
後臣捫心自愧何功何勞可以堪此夫人道所最忌
者非望之福明主所深惜者無功之賞臣以驚下謬
當艱鉅日夕兢兢救過之不給雖十年以來四海又
安百蠻賓服皆 皇上神威廣運 聖化旁敷臣安
敢貪天之工以爲己力而一旦獲此非望之福冒此
無功之賞豈惟自速躋顛之咎抑恐有累 日月之
明此臣所以踞踏惶悚而不能已於辭也除 誥命
籍榮先世 勅獎風勵臣工謹已祗領其餘非分所
安者萬不敢當伏望 皇上俯鑒下誠 收回成命

仍舊次圖報將來庶臣獲少安於陋庸亦幸免於
顛越矣

奉

聖旨朕冲齡續服賴卿宏才亮節竭誠匡輔十年之
間政理修明蠻夷率服動績顯著簡在朕心茲九年
滿後又經六載方一舉疇庸之典豈得仍執謙遜宜
勉遵成命副朕眷懷無復固辭吏部知道

再辭

恩命疏

頃蒙 皇上以臣一品十二年考滿 特加異恩該

臣具疏辭免奉

聖旨朕冲齡繼服賴卿宏才亮節

竭誠匡輔十年之間政理修明蠻夷率服勳績顯

簡在朕心茲九年滿後又經六載方一舉疇庸之典

豈得仍執謙遜宜勉遵成命副朕眷懷無復固陋史

部知道欽此臣恭誦宸綸愈增惶悚臣聞古卓犖

奇偉之士抱經綸匡濟之才者恒以不逢明主無所

建立為恨伊尹曰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

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君不堯舜其心愧耻若撻於

市蓋感遇合之難也臣閭巷韋布之士耳非有碩德

鴻才可以庶幾古人之萬一幸逢英主在上臣得

以譎劣佐下風效啓沃十年之間志同道合合言聽計
從 主德昭宣 聖化旁洽伊尹之所願見者臣親
見之其所愧耻者臣幸無之卽千萬世而下頌我

皇上聖德神功爲堯舜之主臣亦得以竊附於堯舜
之佐矣此之榮遇雖萬鍾之享百朋之錫豈足以擬
之哉故臣向者每被 恩命輒控辭而不已者良以
所慶幸者大而爵祿非其所計也乃若 詔祿詔爵
雖 朝廷馭臣之典亦宜稍加節制而不至橫溢乃
足爲勸三公空階五等厚祿上柱崇勲在 先朝名
德咸不敢當乃一朝悉舉而昇之於臣所謂益恩濫

質也至於符卽世賞部宴大烹臣前九年考滿皆已
冒叨茲又豈可重領反覆思惟如陸淵谷故不避煩
瀆再控於 君父之前伏望 聖慈諒臣之衷素無
矯飾矜其愚而俞允焉碎首隕軀不敢忘報

奉

聖旨卿以古人自期致若安國不計爵祿朕所深信
然豐功偉績 社稷利賴朝廷自當有崇報之典卿
乃固執謙遜控辭益切朕心殊有未安重違卿意特
准辭免伯祿上柱國部宴用成卿勞謙之美其餘悉
宜勉承乃見我君臣相體篤誼慎勿又辭吏部知道

奉

諭整肅朝儀疏

伏奉 聖諭朕近來每視朝見百官穿襍色衣服繫
襍色帶都不按品級又行禮之際咳嗽吐痰孰爲敬
也孰爲不敬與先生等說傳與鴻臚寺傳示百官今
後再有這等的着該科并鴻臚寺指名叅奏欽此臣
等當卽傳示該寺訖看得禮莫大於君臣之交分莫
嚴於上下之辨况 朝參之際 天顏咫尺尤臣子
所當致敬而不可忽者孔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
也論語鄉黨一篇記孔子見君之時自入門以至於

升堂敬謹之心不敢以一時少懈人見其鞠躬致
屏氣歛容議其爲諂而不知事君之禮當如是也
日以來朝參之禮委覺少懈百官衣帶多有借越
入班之時吐唾在地進退行走舒徐搖擺謝恩見
辭致詞不恪禮官不行申明御史不行糾奏臣等亦
屢加戒諭而人情玩狎積習難改安知背非後議不
有以臣等爲諂者乎今蒙天語申嚴衆心始知所
儆後有犯者着鴻臚寺及侍班御史指名叅奏必罪
不宥庶朝廷之禮尊而上下之分明也

請蠲積逋以安民生疏

竊聞致理之要惟在於安民安民之道在察其疾苦而已邇年以來仰荷 聖慈軫念元元加意周卹查驛傳減徭編省冗員懲貪墨頃又 特下明詔清查田糧查革冒免海內訢訢如獲更生矣然尚有一事爲民病者帶徵錢糧是也所謂帶徵者將累年拖欠搭配分數與同見年錢糧一併催徵也夫百姓財力有限卽年歲豐收一年之所入僅足以供當年之數不幸遇荒歉之歲父母凍餓妻子流離見年錢糧尚不能辦豈復有餘力完累歲之積逋哉有司規避罪責往往將見年所徵那作帶徵之數名爲完舊欠實

則減新收也今歲之所減卽爲明年之拖欠見在之所欠又是將來之帶徵如此連年誅求無已杆軋空而民不堪命矣况頭緒繁多年分混糶徵稟四出呼役查至愚民竭脂膏以供輸未知結新舊之課里胥指交納以欺瞞適足增裕壑之欲甚至不才官吏因而獵取侵漁者亦徃徃有之夫與其敵朴窮民斃其膏血以實奸貪之囊橐孰若施曠蕩之恩蠲與小民而使其皆戴土之仁哉昨查戶部自隆慶元年起至萬曆七年止各省直未完帶徵錢糧一百餘萬兵工二部馬價料價等項不與焉而蘇松兩府拖欠至七

十餘萬蓋以彼處稅糧原重故逋負獨多其間固有
豪右奸猾特頑不納者然窮民小戶力不能辦者亦
有之而有司之令但能行於小民不能行於豪右故
催科之苦小民獨當之昨該應天巡撫孫光祜具奏
請蠲戶部以干係 國計未敢擅便議覆臣等竊謂
布德施惠當出自 朝廷若令地方官請而得之則
恩歸於下怨歸於上矣臣等愚見合無 特諭戶部
會同兵工二部查萬曆七年以前節年逋負幾何除
金花銀兩係供 上用例不議免外其餘悉行蠲免
止將見年正供之數責令盡數完納有仍前拖欠者

將管糧官員比舊例倍加降罰夫以當年之所入完
當年之所供在百姓易於辦納在有司易於催徵固
闕免誅求之煩會吏省侵漁之弊是官民兩利也况
今考成法行公私積貯頗有贏餘卽蠲此積逋於
國賦初無所損而令膏澤洽乎黎庶頌聲溢於寰
宇民心固結邦本輯寧久安長治之道計無便於此
者伏乞 聖裁施行

奉

聖諭朕聞各處帶徵未完錢糧苦累小民者戶部查
節年所欠幾何卽今應否悉行蠲免止將見年正供

之妻新恩完納還會同兵工二部一併議處來說

進大閱圖頌卷疏

絃者恭遇 皇上修舉曠儀 躬行大閱益弘 祖
烈丕振 皇威誠修內攘外之鴻猷致治保邦之長
策也臣濫叨首輔獲奉 屬車快覩之餘不勝慶忭
謹撰頌詞一首詩歌一章并繪圖進 獻雖思淺詞
蕪未足鋪張 盛美然述真紀實庶以傳示將來伏
乞 聖慈俯垂睿覽臣無任鼓舞欣躍之至謹具大
閱圖詠一卷隨本恭進以

聞

給假治疾疏

臣自去秋患下部熱病仰荷 聖慈垂憫賜假調理雖標疽少減而病根未除纏綿至今醫藥罔效近訪得一醫人自家鄉來自言能療此疾屢經試驗其術頗精但須靜養半月二十日乃得除根臣伏自念年迫衰遲久嬰疾患比者恭侍 講讀 皇上見臣肌體羸瘦詢問左右察臣所苦是犬馬賤軀蓋未嘗不仰塵 聖念也今幸得此醫人專意治療竊冀痊復有日足以仰慰 君父綏念之懷故敢不避煩瀆仰祈 聖慈俯賜寬假二旬一月暫免 朝恭侍 講

至於閣中事務票擬題奏等項容臣於私寓辦理免其出入趋走之勞庶幾醫藥靜專奏効可觀痊可之日卽趋赴闕庭供事不敢久曠也臣誠怙恃恩眷仰瀆宸嚴不勝惶悚戰慄之至

請乞 優禮耆碩以光

聖治疏

臣等伏覩先年 恩詔一欵大臣二品以上致仕在家年及八十者有司存問九十以上者遣官存問此舊例也至于輔弼重臣齒德俱尊勞績茂著者又與他官不同如嘉靖年間致仕大學士謝遷王鏊皆七

十以上毛紀賈誅皆八十俱蒙 特恩遣官存問是
先朝優崇輔弼尊禮耆舊亦有不拘常例者臣等看
得原任少師大學士徐階當 世宗時承嚴氏亂政
之後能矯枉以正澄濁爲清懲貪墨以安民生定經
制以禁邊費扶植公論獎引才賢一時朝政修明官
常振肅海宇稱爲治平皆其力也是時 先帝潛居
藩邸 世朝一日忽有疑於 先帝命檢 成祖之
於 仁宗故事階爲之從容譬解其疑乃釋此一事
則惟臣居正一人知之諸臣皆不得聞也及 先帝
崩登大寶階時爲翼戴首臣 皇上正位東宮又嘗

預 冊立大議先後勞績皆不可泯今致仕家居年
已八十其年壽與毛紀等相同而位望勲庸抑又過
之所有存問一節似應 特從優厚以彰盛典如蒙
皇上俯念階爲 先朝元輔當代舊人 特勅該部
查照嘉靖年間事例差行人一員賞 勅前前去存
問仍量加賞資用示優崇一以昭 皇上尊禮耆宿
褒叙忠賢之美一以見巖居之下有天壽平格之臣
皆太平之盛事也

奉

聖旨卿等說的是徐階輔佐 皇祖翼戴 先帝忠

勤端亮茂著勲勞今年及八旬足稱榮壽准卿等奏
寫勅差官存問仍賜銀五十兩大紅紵絲蟒衣一襲
絲段四表裏以示朕優禮耆碩之意禮部知道欽此
皇帝勅諭致仕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
大學士徐階 朕聞古者公孤在朝則坐而論道更
老在學則憲而乞言惟尊賢尚齒之儀實褒德勸功
之典曠言耆碩著有勛庸世咸仰爲達尊朕豈靳于
殊數卿才優王佐學擅儒宗早馳譽于清華歷試功
于盤錯簡知 皇祖晉陟台司領忠順以事一人持
廉靖而先百辟當險壬之旣黜更治化以維新懲貪

墨而仕路肅清獎忠直而真才彙進申明典制多安
邊裕國之籌默運樞機有尊主庇民之略定邦本于
危疑之際宣上德于彌留之中翼我先皇嗣基圖
而撫方夏保予冲子升儲貳以奉宗祧方倚重于黃
扉遂乞閑于綠野後先多績朝廷資其典刑終始完
名寰寓想其風采自天純佑俾爾壽康屆年八旬欽
時五福匪直先民之楷式實惟盛世之禎祥朕祇遵
先猷追惟舊德粵稽功載申錫寵章茲特遣行人塗
時相賁勅存問仍賜銀五十兩大紅紵絲蟒衣一襲
彩幣四表裏以示朕眷於戲衛武雖在耄年歲傲不

忘于國晉公已解機務安危猶係其身惟我宗臣不
殊前哲其茂綏蕃社慎保修齡尚謀黃髮之詢川慰
蒼生之望欽哉

給假謝

恩疏

臣以患病給假調治今日伏蒙 天恩賜銀一百兩
蟒衣一襲甜食二盒乾點心二盒燒割一分 特遣
司禮監太監張鯨臨寓 賜問臣方用藥敷搽患處
不能行動謹伏枕叩頭令男臣翰林院編修張嗣修
修撰張懋修錦衣衛指揮僉事張簡修望闕叩頭代

領訖臣久嬰疾病仰荷 聖慈賜假治療數日以來
試用醫人委覺有效從此專意靜攝庶幾痊可有期
但以徇馬微軀屢動 聖懷注念 慰問繯繯錫子
駢蕃感極涕零不知所報

恭謝

賜問疏

今日伏蒙 聖恩特遣文書官吳忠 頒賜銀八寶
四十兩銀葉二十兩甜食二盒乾點心二盒燒劑一
分臨臣私寓俯賜存問臣以病尚不能起謹伏枕望
闕叩頭祇領訖緣臣宿患雖除而血氣大損數日以

來脾胃虛弱不思飲食四肢無力寸步難移須再假
二十餘日息靜休攝庶可望痊蓋文書官所視見非
敢託故也

乞骸歸里疏

臣自患病以來靜攝調治日望平復乃今三月元氣
愈覺虛弱臥起皆賴人扶肌體羸瘦僅存皮骨傍人
見之亦皆爲臣悲悼及今若不早求休退必然不得
生還且古有災異則策免三公今廷臣之中無居三
公之位者獨臣叨竊此官頃者蒼生出於西方日食
午陽之旦思厥咎惟在於臣正宜罷免以應天變

伏望 慈聖垂憫諒臣素無矯飾知臣情非獲已早
賜骸骨生還鄉里倘不卽填溝壑猶可效用於將來
臣不勝哀鳴懇切戰慄隕越之至

奉

聖旨朕久不見卿朝夕殊念方計日待出如何遽有
此奏朕覽之惕然不寧仍准給假調理卿宜安心靜
攝痊可卽出輔理用慰朕懷吏部知道

恭謝

手勅疏

今日伏蒙 聖恩特降手勅 諭太師張太獄朕自

冲齡登極，賴先生啓沃佐理，心無所不盡。迄今十載，四海昇平，朕垂拱受成，先生真足以光先帝顧命。朕方切倚賴，先生乃屢以疾辭，恐離朕耶。朕知先生竭方國事，致此勞瘁，然不妨在京調理閣務。且總大綱，着次輔等辨理。先生專養精神，省思慮，自然康復。庶慰朕朝夕惓惓之意。欽賜元輔銀八寶四十兩，甜食二盒，乾點心二盒，燒割一分。該司禮監、太監、魏朝賚捧到。臣私寓，臣謹伏枕叩頭，祇領訖。臣病困之餘，不能措辭感謝之。悚言不能悉。

再懇生還疏

昨該臣具疏乞休奉 聖旨朕久不見卿朝夕殊念
方計日待出如何遽有此奏朕覽之惕然不寧准仍
給假調理卿宜安心靜攝痊可卽出輔理用慰朕懷
吏部知道欽此縷縷之衷未回 天聽憂愁抑鬱病
勢轉增竊謂人之欲有爲於世全賴精神鼓舞今日
精力已竭強留於此不過行尸走肉耳將焉用之有
如一旦溘先朝露將使臣有客歿之痛而 皇上亦
虧保終之仁此臣之所以跼蹐哀鳴而不能已於言
也伏望 皇上憐臣十年拮据盡瘁之苦 早賜骸
骨生還鄉里如不卽歿將來效用尚有日也

奉

聖旨卿受

皇考顧命夙夜勤勞躬成治理朕方虛已仰承卷荷
甚切卿何忍遽欲捨朕而去又有此奏覽之動心宜
遵前旨專心靜攝以俟痊日以輔理慎勿再有所陵
部知道

新刻張太嶽先生文集卷四十六

張太嶽文集

卷四十六

十五

太師張文忠公行實卷四十七

先太師諱居正字叔大別號太嶽其先廬州合肥人
也始祖福以壯士從高皇帝起濠渡江克采石從
大將軍定吳越閩廣累功授歸州長寧所世襲千戶
其後四世孫自赫歸徙家江陵遂爲江陵人高祖旺
曾祖懷葛公誠祖東湖公鎮皆負隱德不仕至考觀
淵公文明而經明行修爲時望所屬然數奇數上有
司不第遂棄去語在太保桂林呂公今少傳蒲坂張
公大司空承天曾公所爲碑碣若狀中由懷葛公而
下俱贈如太師官曾祖妣聶祖妣李俱贈一品夫人

母封一品夫人始趙夫人嘗夜見室中有火光光
上照天頃之一青衣童子約五六歲冉冉自天而下
遶床左右遂凝有身凡在身十有二月以嘉靖四年
乙酉五月二日生太師生之夜曾大父東湖公夢有
大水驟至流溢庭下大父大驚問奴屬所從來奴屬
口對狀言水自張少保純地中流出者是夜會懷葛
公亦夢有月墮水甕中流光發色化爲白龜浮水上
更有頃太師生因名太師自注應月精之瑞嘉靖五
年丙戌先生二歲能言有殊異狀卽見者亡不人人
色動一日從世父龍湫公讀孟子龍湫公戲謂太師

曰兒母自負兒能識余所指王曰二字則識奇耳
日龍湫公方坐讀書而會乳媪抱太師至龍湫公抱
至膝上戲以筆所指王曰字驗問太師太師識如前
若素所誦習國中以此皆稱太師神童而長老先生
有識者皆以公輔期太師矣五歲始授句讀輒授輒
記十歲通六經大義以能屬書辭闕郡中嘉靖十
五年丙申就試有司時大司徒李公士翱爲郡太守
先一夕夢上帝剖符封識玉璽令授一童子明日
進所取士庭下太師名在第一李公揖太師升階目
攝童子何如人果夢中所見者乃大喜更太師初名

曰白圭不足名子子他日當爲 帝者師余得聞命
天皇上帝矣願自愛會督學使者田公瑱行部至郡
李公具言郡中有童子能文大竒田公立召之至試
南郡竒童賦拔筆立就無所點竄田公目視李公曰
太守試以爲孺子何如賈生李公再拜賀曰賈生殆
不及也田公謝曰雖瑱亦以爲不及也遂補太師博
士弟子高等適舉得唐北海太守李邕南嶽碑田公
讀未竟讀卽以與太師曰子之才他日無論北海矣
明年就省試時大司寇顧公璘開府楚中顧公者故
海內所稱矯然名世臣也一見知太師王佐才語直

指使者馮公曰張孺子天授卽令蚤在朝廷宜亦無不可然余以爲其若老其才他日所就當益不可知耳此使君事也使君其齒之於是大師棘中所射筴業爲觀察使陳君東所稱陳君以爲請而馮公竟用顧公言置勿第至庚子乃第會顧公以大司空有事于獻皇帝陵園太師過謁顧公顧公曰張生幸過我大器晚成此自中材僕誠不當以中人薄視吾子遲吾子三年作相然僕親見解承旨奇才高皇帝遣歸受學德念甚厚卽令謹待十年未晚而承旨曾不少下卒以此爲世所悲歎我所爲語馮侍御者

願吾子志伊學顏母徒以秀材獨喜自負也久之別
去頤公親屬文贈之又解所繫束帶爲賀曰此非子
所就聊以明呂虔意耳二十六年丁未太師舉進士
選庶吉士讀中秘書二十八年己酉授翰林院編修
時少師華亭徐公在政府見太師沉毅淵重所爲文
雖旁列子史百家者言而其學一本之躬行根極理
道以此獨深相期許曰張君他日卽蓋臣重 國矣
然太師體故孱弱又倦遊三十三年甲寅遂上疏請
告旣得 請歸則卜築小湖山中課家僮鋤土編茅
築一室僅三五椽種竹半畝養一瘦鶴終日閉關不

啓人無所得望見唯令童子數人事洒掃煮茶洗藥
有時讀書或棲神胎息內視返觀久之既神氣日益
壯遂下帷益博極載籍貫穿百氏究心當世之務蓋
徒以爲儒者當如是其心固謂與泉石益宜儻然無
當世意矣大父見太師居山中且三年而堅卧不起
常邑邑不樂前問大人所爲焦勞狀云何大父輒起
行若不顧而又時時以其意語所親者以此恐傷大
父心遂出三十九年庚申以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
監司業事太師至則勸學興禮建首善爲天下先諸
生弟子卽有秀才吳等咸爲選首天下士願得若丘

文莊在成均十年令學士靡然向風而會 世宗

皇帝 詔文學侍從纂述 興都肇基事爲 承天

大誌再閱歲猶弗就四十一年壬戌少師徐公上言

太師有良史材遂用中允充副總裁領其事蓋異數

也既受 命甫八閱月而手自脫藁爲十二紀以獻

書既上 世宗心知太師他日能以經術輔朕 皇

太子興理太平之業遂令以右春坊右諭德侍 皇

考講讀太師儀容峻整每進講必引經執義廣譬曲

論詞極剴切以故 皇考往往目屬太師加禮焉四

十五年丙寅進翰林院侍讀學士掌院事隆慶元年

丁 皇考錄用舊學進太師禮部右侍郎兼翰林

院學士未幾進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叅贊機
務永樂大典成進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二年
戊辰加少保太子太保賜衣一襲時太師條上六事省
議論振紀綱重詔令覈名實固邦本飭武備皆 朝

廷大政又以嘉靖之季虜數犯塞請舉 祖宗大閱
禮以飭戎事而振士氣 皇考嘉納遂以明年秋九
月大閱于北郊是日 天子躬擐甲冑太師戎服扈
從選卒十二萬戈鋌連雲旌旗耀日 天子坐武帳
中觀諸將士爲偃月五花之陣已乃閱騎射簡車徒

禮畢三軍之士皆呼萬歲，驩聲如雷。都城遠近觀者如堵，軍容之盛近代罕有。四年庚午，用考績恩，加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官一子中書舍人。先是元孽小王子喬孫阿着，故崑疆而俺荅者，又最疆大有控弦之衆，十餘萬馬，四十萬橐駝，牛羊百萬，駐雲中上谷。伯兄吉囊蚤死，有男子四，有衆數萬，而俺荅弟昆都力哈部落亦復三萬，與吉能埒。肅皇帝時歲入邊，殺略人民畜產甚多，雲中遼東最甚。其後我叛人趙全與其黨李自馨、劉四、趙龍等亡抵俺荅，居板升，而最後中國無賴亡命若趙宗山、穆教清之屬，又悉往從。

處以故二十九年，俺荅大舉逼京師，四十年犯薊隆慶元年，陷石州，當石州失守時，趙全謂俺荅曰：「那顏春秋高矣，那顏莫若以此時，據有雲中上谷，東封居庸，南塞鴈門，獨以一面西制晉代，此五霸之伐也。」謀未定，會俺荅奪其孫把漢那吉，所聘婦子襁兒都司那吉怒，以爲俺荅善淫，無卑尊禮，乃與其妻比吉、妹公阿力哥等十人，馬十三匹，息山西平虜城外，扣關而入，督府少司馬蒲阪王公、御史中丞嘉魚方公，上狀朝議紛紛，皆以爲不宜納叛人，徒啓釁，或云殺之。

太師獨勸 上納那吉降授以官職厚給賜飲食衣服器具置大同城中俺荅聞那吉亡大驚發萬人臨平虜城來索廷臣惟懼咸謂宜與之太師獨不許令諸將堅壁清野勿與戰故令那吉承其所賜緋衣金帶誇示虜使而使諜者以好語款虜曰爾能縛我叛人趙全等獻盟誓於天約以數年一騎毋穿我塞乃得歸而孫耳時有謂虜久不去老師費財欲乘老酋得孫急而因與爲市者王公以爲不可太師報書王公曰公言良是和戎自有體彼卽欲得孫謂宜先縛致全等境上盡屏往來游騎請命幕府我乃然後禮

那吉而歸之耳、乃今擁萬騎平虜城外、欲坐索而孫、何可謂誠款乎、設有吐蕃劫盟之事、謂朝廷何夫、全等至狡獪矣、彼豈能坐而待縛、若鷄犬乎、假令語泄、彼得以爲謀、或聊以脅從、數人欺誤、朝廷而我、乃輕棄重質、非細故矣、此不可不慮也、且那吉歸而老酋幸奉約束、無他腸、吾卽假爵封王、通貢市、無不可矣、有如虜諸所言、特空給幕府、殊無意稱臣、又或多所請乞、明年又復寇邊、損國家威重、則雖得全等數十百輩、何爲乎、願公熟計之、於是王公遣鮑崇德一再詣虜營、曉以利害、俺荅仰天笑曰、吾何愛數

十人頭不以易吾孫，乃夜襲板升，得趙全等九人，縛致境上。上用太師計厚禮，那吉遣歸，俺答感泣，遂奉表請稱臣，內屬通貢。市歲歲勿絕，時大司寇案全等反狀悉具。上令禮官爲文祠告，郊廟，戮之東市，支解以徇，傳其首於邊，旣厭快衆憤矣。上嘉太師殊勲，加少傅，兼建極殿大學士，官一子，尚寶司丞，而詔集朝臣，詣闕下，議封貢可否。一時衆議籍籍，有謂便者，有謂不便者。太師復以書抵王公曰：今之議者，皆謂和戎示弱，開市啓釁，此殆不然。僕獨以爲有五利焉：邊鄙不聳，稽人成功一也；我得以其間修戰

守之具蓄士卒養馬歲無援兵可省行糧數十百萬
二也俺荅旣臣屬土蠻吉能不敢輕動三也趙人
旣禽卽板升十萬之衆可馴而致也四也胡驕天亡
其兆已見老酋死其族必分卽不死必有冒頓呼韓
之變我得乘其敗而坐困之五也王公得書嘆息曰
張公可謂知社稷大計矣然論者發言盈庭猶欲
伺釁而動太師不得已乃詣文華殿舉成祖封
和寧太平賢義三王故事告上上意遂決許通
貢市隆慶五年辛未俺荅遣使奉表稱臣貢名馬三
十四匹上御建極殿受之使太史奉金冊封俺荅

爲順義王其弟子若孫部落六十五人各授官賜金帛有差俺荅大喜告中國使者曰全等雖誅趙宗山猶在此屬不滅亡終敗和約王公以聞詔捕讞獄如趙全等刑已而套虜亦願修貢天皇帝請得市易中國財物如宣大例上報可賜吉能都督同知餘受秩者凡四十有九人並賜衣帛於是中國以段布皮物市易虜馬虜亦利漢財物貿易不絕東自四海冶西盡甘州延袤五十餘里無烽火警行人不持弓矢近疆水陸屯田悉墾治如內地墩臺哨望之卒漸已撤去所省餉歲不下數十萬石北地精銳所易馬

至數十萬匹蓋居庸以西。天子無所復事事，得以
一意備東虜矣。是年春當會試天下士。上命太師
典試。太師崇雅黜浮，思得真才以裨實用。故所舉士
皆才行高秀，號稱得人。六年壬申，上念太師運籌
制虜，茂著忠猷，加少師兼太子太師，予錦衣正千戶
令世其官。一日，先帝視朝，忽起走，語且囁。太師備
司禮監太監馮公扶持還宮，坐稍定。先帝召太
師榻前，執太師手，屬託甚至。太師飲泣不能止。既出，
遂觸地號天，幾不可生。今上既嗣，皇帝位念山
陵大事，詔太師卜視。大行皇帝陵寢，太師當煩暑。

以身暴烈日中、歷險乘危、上下山谷、與二三堪輿選
矚玄討、得 大峪嶺吉、識者以爲乾坤莫隅、風雨呵
靈、足綿 皇家萬年無疆之緒矣、途歸觸暑、且病、將
請休沐、而 上亟欲訪落、太師亟召見 平臺、慰勞
懇至、曰、先生爲 父皇陵寢辛苦、受熱已追述
先帝、憑几未命、稱先生忠臣、太師感激悲咽、不能仰
視、倉皇數語、皆保王躬、補王缺、要道、 上悉嘉納、賜
大官酒饌、白金綵幣、先是 上在 東宮、嘗晝寢、夢
一美髯大臣在側、若將有所陳見、 上寤異之、以問
內侍、內侍對曰、殿下他日當有太平宰相、如其人

及見太師平臺長身玉立髭髯脩美 上記憶夢中

事語內侍曰此卽朕夢中所見者乎因賜太師玉帶
太師以爲 上神靈明聖必得虞九官十二牧周四
友多士在廷乃可以稱任使以故䟽請 大誥文武
羣臣示 上意所嚮又念國有大故或啓戎心

天子設銳意滅胡念非以此時令匈奴有所震疊不
可故請 勅本兵令邊吏毋得解甲謹備胡是時薄
海內外知 上意指旣瞿然收意太師乃按劉文靖
故事請 御日講三日一出視朝毋得以寒暄小故
廢罷會 皇考將掩 玄宮太師奉 上命奔詣

昭陵恭題 穆宗莊皇帝神主 山陵禮成用翊贊

功進左柱國兼中極殿大學士官一子尚寶司丞累

疏辭免 上不許益降勅獎諭曰卿受遺輔政有安

定社稷之功勲庶未足以酬太師辭益力 上不得

已許之已復 親灑宸翰賜大字凡五曰元輔曰良

臣曰爾惟監梅曰汝作舟楫曰宅揆保衡太師頓首

曰 上幸嚮意文字卽操觚洙翰非帝王要務亦無

不究極精微動以古人爲法臣知所以事上矣乃屬

講官略采古昔帝王善可爲法者八十一事惡可爲

戒者三十六事衍爲 帝鑑圖說以獻 上敬起受

降 溫旨獎勞、令宣付史館昭示君臣交修之義、特
錦衣衛速沐黔國朝弼至京師、廷鞠之、榜笞備至、太
師爲請寬其罪、得減死、安置于南京、萬曆元年癸酉
正月時有大辟主傳上刑其罪人業有所指、一時人
情洶洶皆以爲禍且不測、設非廉得其狀、從中持之
且連滌無辜數千百人大獄矣、太師心知其事大繆
不然、爲解說於 上、請以百口保其無他、 上意始
解、竟以罪當其人、他無所波及、外庭未有知者、益彰
天王明聖矣、二月嶺東平嶺東有巢曰洋烏潭、馬公
等寨其地在惠州叢山深箐、延袤八百餘里、一天當

關萬夫莫開故伍端黃世喬等得嘯聚其中蚕食東
路數十年人望之如回紇冒頓殆天厚其毒耳

皇考時藍一清賴元爵至爲魁傑而曾廷鳳江漢王
栗葉景清馬祖昌諸賊亦據有堅巢爲寇暴所從來
遠矣太師乃計移督府殷公言嶺東故多盜往歲當
事雖舉兵首事然徒嘗寇略取所獲一二報上虛
往虛返卽名殺賊耳僕以爲非大舉將爲東南憂且
此屬皆閩越人非若強胡不可化誨旣稱聽撫而猶
擁堅巢如故此何爲者也僕以爲自非望風解散已
列爲編氓者不爲言撫公獨不見曾廷鳳之事乎於

是殷公用太師言、大誓文武將吏、進搗其巢、俘斬盡
一清等一萬二千二百八十有奇、諸走匿墮巖谷焚
溺死者不可悉數。上謂太師等贊誅廟堂、算無遺
策、將首論太師功、太師謝不受。上以太師功在社
稷、乃勞謙不有、足立臣極、特賜金綺、酬之。七月上言
臣當先帝時所上便宜六事、其一願上幸綜覈
名實、乃當事者、訖歲、愒月、卒不能以實應、卽所敷奏
徒文具耳。請令自今天下吏民所上封事、有事下四
方郡國者、請令諸曹皆置記籍、與爲約期、而月令科
臣扶之、設所在撫按奉行。詔書不以時奏報、或已

奏報而諸曹故慢令不與可否者臣等當條列其事請 詔下所司詰問責令對狀 上報可十一月以六年考績進中樞殿大學士不獲辭萬曆二年甲戌正月西南夷都蠻平都蠻古瀘戎也自漢遣唐蒙通巴作開犍爲郡治道置吏其後諸葛武侯僅能討平之然亦弗靖至數千年而至 純皇帝時程尚書李襄城至煩十八萬之師費金鉅萬越四年僅克霸蓋九絲凌霄等寨皆天險故夔人屯聚其中人莫能摧其堅而彼得以時出沒爲寇鈔比年以來所殺掠我人民以萬數至陸梁矣方隆慶改元蜀當事者以

都蠻上變時趙文肅嘆曰都蠻不滅吾敘瀘赤子且
無噍類安得昇一巡撫往任之太師曰吾楚一士足
辦此第名未著耳公問曰何太師以曾公對已乃卒
請於上詔曾公往討之曾公故有偉略約滅此
後朝食而太師又數移書曾公其大指謂宜徵兵積
餉爲坐困之形而募死士從間道搗其虛先年破香
爐取岷洮皆用此道耳蓋先是言官有以閩事論劉
總戎顯者罪且不貸太師曰臨敵易將兵家所忌倘
蜀事不効當并閩事逮治之於是言者意始解而顯
以此懼且感竟奮不顧身受曾公方略以平蠻自効

凡越六月而凌霄都九絲等寨悉平所擒斬俘獲
四千六百有奇得酋王三十六人拓地四百里得武
侯所遺銅鼓九十三而還七月 皇考實錄成詔太
師兼倅尚書官一子中書舍人太師累辭謝不受十
一月初東虜見俺答已得封而獨已土蠻速把亥請
封不許故驕踞耻言修貢事隆慶五年四月寇連山
驛五月寇盤山六年二月寇長勝堡萬曆元年犯鎮
西堡邊外秋七月寇鐵嶺冬十二月寇鎮寧太師患
虜悻慢令大築亭障修烽火前後所以授當事者機
宜甚備而虜曾不悔禍轉益鈔暴然每入犯輒大創

而去虜以此太根計邀建州屬夷以二年冬十月入犯清河逆酋王杲遂誘殺我裨將裴承祖等時督府張公大將軍李公聞狀用太師策鼓行而前乘勝搗紅力寨斬首虜一千一百有奇馬牛羊無算

上聞謂遼東大捷皆太師等運籌功乃手詔太師勅諭云朕以幼冲嗣位賴先生匡弼四方治安九邊寧靜我祖宗列聖亦鑒知先生之功就加顯爵亦不爲過乃屢辭恩命惟一誠輔國自古忠臣如先生者罕朕今知先生實心不復強特賜坐蟒衣一襲銀五十兩以示優眷用成美德其欽承之十二月太師

以 上方精核吏治，乃與太宰張公、大司馬譚公約，置爲御屏中，繪天下疆域旁，列上公而下，郡太守而上文武羣臣姓氏屏中，上之。上令設於 文華後殿，省覽萬曆三年乙亥二月，太師請修復。祖宗故事，令日講官記注起居兼錄，詔諭制勅，凡

郊祀、耕籍、幸學、大閱，皆令侍從，又選擇史官

供奉文字已久者六人，日居館局中，編摩諸司章奏。其大臣便殿獨對，有密勿謀議得聞史臣者，令入對。大臣紀述送史局銓次，五月請勅吏部，凡所在督學使者，非方正博聞之士，宜勿遣督學使者所使，修起

教仁母得日坐都城中虛談賈譽計日待諱使人得
于以私宜以時徧歷所部郡邑所至興廉舉孝謹
學官博士弟子每三年四方郡國既大衆士卽令主
爵御史大夫察舉其能否御史中丞部使者又非朕
得以論列其事其能明布諭下綱紀人倫不涉流俗
者詔進其官設有羣聚徒黨虛論高議若受事請謁
及以突梯脂韋事人輒罪之而請諸不稱者罪博士
弟子務崇孝弟廉讓敦本尚實母得勦襲異端游大
人成名其有譏時好訐不務成事市語道謗敢行稱
亂者令有司論如法 上俱報可萬曆四年丙子六

月請重修 大明會典備一代典刑五月太師以
聖齡日長宜躬御萬機省覽章奏乃取中書所藏
皇祖御書聖諭御製御批凡二百四十有二以進是
時歲比不登又多水旱 上詔書數下賜民田租乃
郡國守相奉 上詔書不勤督賦益急閭閻愁嘆盜
賊多有太師乃與執政呂公張公上疏請 詔有司
加意牧養令主計議佐百姓民有窮餓或歲大侵若
歲久賦重度終不能輸將者其悉除之又言太倉所
儲足支八年獨大帑無羨金而民間復苦輸粟終歲
勤動不得休暇蓋國與民皆受其病矣請令今歲賜

民改折十分之三上以實帑藏下以寬恤民力此
利之道計無便於此者 上從之十月以一品九
考績加特進左柱國進太傅支伯爵俸賜 璽書獎
勞賜宴禮部官一子尚寶司丞已遣中貴賜太師手
勅諭元輔先生親受 先帝遺囑輔朕冲年今四海
昇平四夷賓服實賴先生匡弼精忠大勲朕言不能
述官不能酬惟我 祖宗列聖必垂鑒知陰佑先生
子孫世世與國咸休也茲九年考績于常典外賜銀
二百兩坐蟒蟒衣各一襲歲加祿米一百石薄示褒
眷先生其欽承之勿辭太師累疏辭謝 上重違其

意 詔許辭太傅伯祿其他宜悉勉承以見君臣相信之義太師遂不敢辭萬曆五年丁丑五月有詔修慈慶 慈寧宮太師上言 兩宮規制甚備又至壯麗足以娛 太后萬壽不宜時謫舉羸令羣臣嘖有煩言此徒以彰 朝廷過舉耳 上心知太師等忠言卽入言 聖母得罷之六月嶺西羅旁平羅旁據東南山海間東西二山相距驚江急峽飛巖斷壑不知其幾百里諸徭窟穴其中自天地剖判以來未有闔其藩者 國初鄧申國用創業兵僅能定之其後馬恭襄葉文莊韓襄毅雖彈壓其間亦不能蕩平張

魏吳平事論已至 世宗朝諸徭召陽春山民耕
而與浪賊黃德祥等四千餘人雄據兩山轉相寇掠
遂至今日不可復撲滅蓋其處萬山蔽虧之中嘗負
固自喜以爲天兵無足憂非可單車片言指計而糜
也前督府殷公旣討平惠潮上疏言賊當誅一時議
者謂粵軍旅數興不無事矣自古征蠻未有大得意
者劉安諫伐閩越書可念也太師曰不然會殷公入
爲大司農乃推轂少司馬凌公請賜 璽書屬凌去
審定計畫討賊許留歲入帑金十一萬爲助瀕行太
師語凌公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卽今五指北三八

寨諸種雖乘間竊發然要當審所緩急耳凌公既至
乃部署十道師號三十萬分道並進一切方略悉如
太師指刊木夷山摧破諸巖峒五百六十有四俘斬
四萬二千有奇拓地數百里以其地置郡縣事聞
上賜太師金錢謂廣東大捷實賴先生每運籌云是
時臺官卜上大婚期得冬十有二月吉太師度

上春秋未可卽上書 聖母言 皇上爲 天地神

明主發動興事百神皆將受職非陰陽小數所能符

且 累朝列聖無以十五齡納 后者臣愚以爲明

年便 聖母許之八月太師以所撰加恩張英國等

勅上進 上遣中謁者諭太師謂 皇祖四十五年
實錄字字句句都是先生費心看改幾次趣令擬勅
加異恩太師上書極言君臣分義欲必得請乃
上爲感動特允其請令宣付史館昭垂萬世云九月
大父以疾卒於江陵先是念大父趙夫人春秋高私
心願得 陛下賜臣一月之便一日馳二百里歸爲
二人壽又念 皇考顧托臣至重非所宜言故居平
常緬然長思寢席多有涕泣處 上察太師貌日瘵
顧問左右曰張先生連日貌若有大憂固憂勤 國
家者得亡有二人念乎左右叩頭對曰良然於是

聖母 上出內帑綺幣金錢馳賜大父趙夫人而
手書諭太師其爲朕致先生父母大父驚蹙感泣再
拜曰臣文明死無以報願藉手臣子以報 陛下當
是時太師念 上恩禮隆異益不敢言省覲事然心
不能一日置也乃書移叔父居王居謙謀迎養大父
闕下大父不許輒報書太師疊疊數百言其詞嚴正
剴切大要謂肩鉅任者不可以圭撮計功受大恩者
不可以尋常論報老人幸未卽衰兒無多設不然之
慮爲老人過計徒令奉國不專耳然大父心知太師
內顧則故令家僮日昇一與携一卮酒與二三老叟

游行山水間有時躡蹻登崇岡絕巘無異壯夫蓋大
父故健而又欲故爲趨捷以示無恙故往往有人自
江陵來輒言大父善飯不謂一日晨出登王祭樓蒙
犯霜露寢疾十有一日遂卒大父計旣聞中使奉

聖母

上所賜內饌出問勞太師者歸言元輔毀甚

幾絕

上大震悼卽

手諭太師曰

天降先生非

尋常者比親承

先帝付託輔朕冲幼社稷奠安天

下太平莫大之忠自古罕有先生父靈必是懼妥今

宜以朕爲念勉抑哀情以成大孝朕幸甚天下幸甚

是時朝野相念者皆言太師親承

皇考顧託義不

得復顧其私恐 上遂納太師請皆歛歔嘆息而會

計聞之夕卽彗出斗牛間其尾指婺女長數十丈臺
官微言按天官書斗丞相之位彗出斗女牛主大臣
移徙天子愁兵起天下受怨於是 上益懼悸有

詔詔吏部諭 上意勉留太師太師聞命計未知所

出卽哀號上疏言臣幸未死報 國之日長且 國

家非有金革之事而令臣墨經在闕廷非盛世所當
有 上泣然流涕曰卿篤孝至情朕非不感動但念

朕當十齡 皇考見背丁寧以朕囑卿卿盡心輔導

今海內又安蠻貊率服朕垂拱仰成頓刻離卿不

安○遂待三年且卿身繫社稷安危又豈○金車之事可
比其勉遵前旨以副我皇考委託之重太師聞詔
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又叩心雪涕上疏曰先帝不
知臣不肖臨終屬臣以大事臣何敢中道棄去但念
臣生離臣父十有九年卽死不及殯攀號莫及願賜
臣歸葬使得身自負土加一簣丘隴之上過此以往
死生惟陛下所用之臣死且不朽矣臣誠窮苦心
鬱結而難舒惟陛下哀憐上覽奏焦然不寧復
手諭太師卿言終是常理今朕冲年國家事重豈常
時可同連日不面朕心如有所失七七之期猶以爲

遠卿平日所言朕無一不從今日此事却望卿從又諭執政曰元輔必不可離朕卽百疏不允於是呂公張公以上意聞太師太師遂躡踊痛哭號天曰臣聞鹿死不擇音臣誠不勝烏鳥私情臣不知死所矣遂上章極言曰臣既不孝背棄死者臣有老母今年七十有二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設令知臣被留恐不復相見長思勞望鬱悒難聊有不可知者矣陛下方以孝養兩宮奈何不推心置臣腹中顧念臣母乎且臣上顧君父下念父母欲留不可欲去未能臣之進退實爲狼狽矣假設令臣終不得所請負痛

在列無論精神沮喪不能復爲國家發慮出謀臣聞
憂苦傷人卽臣犬馬軀有不可知者矣 陛下

愛臣何不生活臣責他日後効臣誠過激願除伏
凶候伺誅死 上曰朕爲天下留卿豈不軫卿迫切
至情心相違拒乃再遣中使賜太師 手諭朕以冲
幼賴先生爲師况朕學尚未成志尚未定萬機尚未
諦理若先生一旦遠去則數年啓沃之功盡棄之矣
先生何忍已特差司禮監官同先生子前去造葬事
完便接先生老母來京侍養以慰先生孝思務要勉
遵前旨仰體 聖母朕惓惓至意毋又有所陳于時

太子太保新昌潘公等與吏科都給事中陳君三謨等山東道監察御史曾君士楚等南京戶科給事中王君蔚等先後交章懇留諸侯卿相大小百執事皆詣太師所備極寬譬責以君臣大義曰 上固謂父喪當守君命九重夫人臣旣以髮膚屬 上惟

上所生死勢安得自便已乎且相君何能去卽章百上無當於事徒傷 君父心在禮奔喪記奔喪之禮凡一而不得奔喪之禮凡四此言何謂也於是太師廷涕交揮謝言者曰臣父至陳賤舍其卽世而 聖母上賜臣賻千金他楮幣稱是旣 詔儀部往 諭祭尚書工部郎往營

葬事爲加祭五壇已又令宮禁貴臣經紀其喪卽令以臣母來蓋天恩加隆十載令臣益道盡途窮殆顛連無告矣夫 上所以隆施臣父之謂何度臣父地下且以已所不能報塞責望臣臣何可旣負吾 君重違臣父矧 上大婚期且近而臣殊死求去非先帝意臣不若以此時曩續贊 上機務侍講讀有如 上察臣所爲哀痛狀 上終當幸聽臣去耳不然臣請益力而 上有如震怒卽 嘉禮成而臣父春秋寃突之事臣不敢以請矣於是上疏言狀且請後歸葬事 上大慰悅許太師得謝常祿令大官日

給酒僕在廷諸臣月致芻米既逾月 上遣中使召
見 平臺 上悲感涕泣慰勞太師曰朕爲 社稷
屈留先生先生想 父皇付託的意思成全終始纔
是大忠大孝太師叩頭謝遂出視事萬曆六年戊寅
正月禮官請舉 大婚詔太師充納采問名使是月
慈聖皇太后將還 慈寧 申諭大師朝夕納誨終
先帝付託重義太師頓首上書 聖母言臣在外廷
所不能及伏惟 聖母調護 聖躬開導 聖學幸
甚已又上書請 上服膺 慈訓 上拱手謝曰當
爲卿等戒之二月 上方行嘉禮賴 天地 宗廟

會柙府張公奏土蠻擁衆萬騎犯遼河劈山我兵出
邊二百餘里斬首捕虜四百三十五級 聖母大喜
以爲此勉留張先生明效 上恭述示太師賜以金
幣蓋先是黃台吉握重兵養家奴寨強委禽王台王
台涕泣以女女黃台吉子一時言者遂謂王台陰陽
中國情偽不可知太師獨令邊將善遇王台萬曆二
年王台卒將致王泉獻 闕下大將軍斬馘虜千人
故天威益震蕩平虜之役斬首虜二百虜日以益弱
矣三月 大婚禮成 上既恭上 兩宮聖母徽號
將論太師元功太師以持服故謝不受卽再疏請乞

歸葬 上不得已勅尚寶司卿鄭君欽錦衣衛指揮
同知史君繼書奉太師歸襄大事約既葬卽令所遣
司禮監太監魏公朝與楚當事者趣令上道期以夏
五月還朝又特頒 帝賚忠良錄記一凡軍國大事
或有關失令其實以聞瀕行召入辭 便殿 上曰
先生前乃趣而前蒲伏 上曰 聖母朕不能一日
去先生重違先生意耳然微先生朕奚賴焉朕今日
暮望先生矣太師再拜頓首曰臣卽行今 陛下新
納 后出入起居臣不能一日忘 陛下善自愛
上曰諾先生行矣其務彊飯勉抑表情以稱朕意乃

伏地悲泣不能起。上爲嗚咽流涕，入言。聖母
聖母亦感痛。遣中使賜以金錢。明日，聖母。上又
遣中使祖道國門外，曰：先生旣念。上幸趣來，母勤
天子召也。旣行，乃要絰素冠，乘布車，日行百里，見星
而行，見星而舍。旣至，則披髮徒跣，悲號趨入門，而左
馮殯而哭，盡哀。遠近送者，素車白馬，同盟畢至。見太
師焦毀過禮，皆大悅。遂以四月十六日葬大父，青陽
山之原。是時會大司馬梁公新至，遼戮力安攘，三軍
踊躍養善木，屯之戰，我兵斬首虜八百八十二級。
上念太師推轂，梁公知人，詔本兵以督府所上功

馳報太師令太師議所以論功狀來聞太師既報

上因上疏言趙夫人病請乞假臣數月得扶持臣母
蓋太師意在行服慕次特以此規 上卽 上不許

而得屬茨倚廬不卽去固雖加一日愈於已意也乃

上得書大驚而會太宰王公等與太常寺卿王公友

等吏科都給事中陳君三謨等福建道監察御史

君希孟等又皆先後上書請趣召元輔 上是諸

公言卽趣令錦衣衛指揮僉事程君汝敬丞乘傳造

太師廬賜璽書令促裝就道太師聞命猶起起涕淚

恐不能決使者曰 當宁倚重相君几軍國重務悉

待處裁設不卽往臣朝臣汝敬且得罪太師乃叩太
父墓下慘愴悲號使者促而登車遂行梁楚守臣奉
詔飛騎聞上上聞先生來卽入言聖母

上遣中常侍具天廚禁衛却勞明日召見文華殿
太師頓首謝具以歲豐民安邊境寧謐狀上對

上大慰悅亟稱先生忠孝賜休沐十日乃叩頭趨出
九月趙夫人至京師聖母上郊勞賞賚趙夫人

備至恨趙夫人老又善病不能趣人宮負聖母

上寵命耳十二月前少師新鄭高公卒公夫人張請
寬卹恩闕下上怒太師與張公申公念高公無他

大罪徒以伉直得過君父爲婉言于上得復其官

予祭葬先是肅皇帝時公族繁盛國用困竭以故

禮官所裁宗藩條例多刻意抑損甚或自相乖亂不

可訓太師與張公申公念諸侯王皆骨肉至親而

令至是不足以稱天子親親至意乃略舉事例未

妥者十一事上言請勅禮官集羣臣議著爲憲令照

示諸侯王今太宗伯潘公所定宗藩事例徐公所

定宗藩要例諸侯王旣感泣益親上而薄厚親

疎有體又不至重困民財足稱不刊矣萬曆七年己

卯二月河工成先是淮安故有水患然或所及僅一

二縣道邑揚固無恙也。至嘉靖中河決崔鎮呂泗沖
龍窩周營等處往往奪淮流入海淮勢不敵則或決
高家堰或決黃浦或決入淺淮楊諸郡悉爲巨浸河
高出民屋上敗壞城郭田廬家墓以萬數瀕河十郡
殆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算又其從小河
口白洋河挾永堦諸水越歸仁集直逼泗州則其患
不獨在民且憂在陵寢矣。異日者漕臣吳公請開
草灣夫水以海爲壑開草灣誠是矣。然金城等處不
足以分殺水怒以數千里巨津而獨令雲梯關當水
衝此勢所不得爲者也。當是時有請漕海者有請開

膠萊河者、有請開沭河者、或請開衛河者、有謂新集
故道當棄者、有謂朱家口等處決口當勿塞者、有請
鑿范堤者、有請開新興場牛團浦、導射陽諸水入海
者、紛紛籍籍、迄無定論。大要以爲天子日有事
河而河且不可爲矣。上一日以問執政、太師與張
公申公因進言、故河道都御史潘季馴可使。上乃
降璽書、卽其家拜御史大夫、使持節行治河一切
假以便宜。久任責成。出帑藏及留所折科漕粟八十
餘萬金不問。潘公出人又令諸臣得條上所見治其
諸方命不及事事者下詔獄鞫治之。于是當事者人

人惴恐建官舍河上胼胝沾塗日夜焦勞蓋踰年而
告成事爲土堤若干石堤若干塞決口若干建減水
閘若干計費不逾五十餘萬省羨金二十四萬以歸
水衡今徐淮之間延袤八百餘里兩堤相望蜿蜒縮
亘殆如長山夾峙而河流其中且黃河以歸仁堤勢
不得南決其勢旣不能及陵寢又高家堰旣塞淮
不能奔黃漕皆盡趨清口會黃河由安東雲梯關入
海田廬皆盡已出數十年棄地轉爲耕桑而河上萬
艘得捷於灌輸入大司農矣二月烏思藏僧鎖南堅
偕奉書太師詞甚哀懇獻四臂觀世音一尊穩二金

剛結子一堅錯者卽闡化王答頰刺麻也故號稱活佛以傳經說法戒淫殺爲虜所尊禮稱輪迴轉法功德世界佛大國師萬曆五年套酋切盡黃台吉約俺荅迎堅錯西海上飲長生水俺荅所從部落數十萬人徒以奉堅錯教無肯淫異者其教化可知矣太師曰德澤不加君子不饗其贄且吾天子股肱臣義不得與外夷私交遂歸之於上上謂太師勲猷宜播遐邇令納之三月太師念宮中賞賚無算度不可得已一日因戶部進御覽揭帖遂上言臣等伏見萬曆五年歲入四百三十五萬乃六年所入僅三

百五十五萬五年歲出二百四十九萬而六年所出
乃至三百八十八萬夫歲出則浮於前歲入則損於
舊此不可不知也願 陛下以主計所上疏張便坐
時 上方詔主計鑄大錢爲賞賚資太師持不可曰
愚細小人譁於道路方患苦所積嘉靖緡錢無所用
而 上又取外府以益左藏令新鑄大錢是使民訛
言而奔也 上詔罷之蓋先是宮中 大婚以來
故事當得賞賜者皆籍記以待又以供奉 慈寧歲
幣益不足盡仰給東南織造 上不得已乃從中出
五千金昇孫太監隆令得次第更請外庭莫得知也

至是大司空請罷蘇松應天織造 上不可太師與

張公申公亟持工部疏入見 上便殿言近者松蘇

大水民救死扶傷不暇且 陛下嘗有詔詔孫隆還

今既兩年矣而隆織造東南如故非所以信 詔令

也臣等以爲部議良是 上曰近降去花樣皆出自

內帑不以煩民間此須奉詔其他未織者悉罷不取

則惟卿等言耳時承運庫以歲用不足給屬夷繒絮

請於歲造外加織數萬大師念東南民力已困度所

費非得四五十萬金不可辦復入言 上得減織造

之半令出大帑水衡錢爲之 年庚辰正月太師服

除 詔加大傅歲加祿米一百石進前所予錦衣正
千戶世指揮僉事太師辭大傅時主爵言太師當以
九年考績加恩太師言臣當墨經時既謝常祿卽名
有父喪臣服官之日淺耳不宜以九年考績 上曰
卿之所處實爲恩義兩盡足以垂範萬世遂許之三
月太師以 鴻典畢成 聖德日茂乃拜手稽首跪
屢上將告歸 上大驚愕曰卿豈得一日離朕如何
遽以乞休爲請朕惻然不寧卿宜仰思 先帝顧托
之意以 社稷爲重永圖贊襄用慰朕懷慎勿再辭
是時交章懇留者滿朝廷蓋九卿則太宰王公國光

等列卿則太常寺卿陰公武卿等臺省則吏科都給事中秦君燿等山西道監察御史帥君祥等皆上言元輔不可一日去 上 上賜太師龍箋手勅目自今以往三十年願先生無復出口矣太師遂不得辭十一月 上有詔度民田先是 高皇帝時天下土田八百五十萬頃歲久偽滋編戶末民無所得衣食其勢必易常產令豪民得以爲姦以故田賦之弊孔百出而其大者曰飛詭曰影射曰養號曰掛虛曰過都曰受獻久久相沿引爲故業於是豪民有田無糧而窮民特以力薄莫可如何始受其病矣及縣官責

汝什一貧民鬻子妻不能輸納則其勢不得不行擄
汎蓋自浮糧所在多有而天下盡受其病矣然民愁
無聊下逃山林轉爲盜賊則其勢又不得不請減額
今讀一大明會典所載弘治十五年天下土田視

高皇帝時已減二十七萬蓋自所減額日以益多而
國家又受其病矣太師日夜憂勞念欲爲君國子

民計非清丈不可然其意懷未發也會御史中丞勞公

奉詔荒度閩田閩人以爲便太師遂與張公申公

大司徒張公議請以其意詔行諸路所在強宗豪

民敢有撓法若潞城饒陽公族等者皆請下明詔

切責以故天下奉行惟謹凡莊田屯田民田職田養
廉田蕩地牧地皆就疆理無有隱奸蓋既不減額亦
不益賦貧民不至獨困豪民不能併兼又民間新所
墾治皆賦其貢稅以新賦均舊額中則國初故額
得以減科民賦幸益以輕而天下吏民皆莫幸有田
以爲世業足利賴萬世矣十二月太師以上春秋
鼎盛宜省覽章奏裁決萬幾又以祖宗奎章睿謀
神功駿烈具載寶訓實錄意義精深規模宏遠
足垂億萬統緒卽上欲潤色鴻業不必慕稱上古
久遠之事其道惟在鑒祖宗成憲耳乃屬儒臣出

累朝

實訓

實錄取其大者分類編摩爲

謨訓

類編以進每

文華進講太師必粗述大指隨事獻

納

上皆默識之九年辛巳正月太師請令翰林院

官分番入直應和文章或令侍

上清燕質問經義

陳說治理如唐宋故事

上從之四月

上御便殿

太師與張公申公持南科給事中傅君作舟所上封

事入見

上言大江南北大饑羣盜大起元末稱亂

首事者皆潁川蕭縣人可念也請乞大發帑金十四

萬往賑之

上旣許諾則太師又言今天下至困竭

矣卽

上幸履路節儉臣愚過計猶以爲大司農所

入不足佐緩急乃近者 官中賜賚動至鉅萬夫今
所謂常例豈盡出 祖宗舊例哉不過代相沿及如今
年偶一爲之明年卽稱引以爲故事陳乞耳臣不暇
遠引如 世宗朝上木煩興服御無度可謂多事矣
然其後晚年私府所積尚百有餘萬今大司農旣歲
輸金花銀百二十萬奉 上而 陛下又欲取外府
益之且 陛下與其施及緇流以求福利孰與愛養
百姓蠲常賦與民用以全活億兆元元之命乎
上爲感動九月太師在告 上數遣醫問病蓋太師
病未踰月而 上心如有所夫遣中貴奉 手勅趣

在者數四矣太師遂力疾彊起十月以一品十二年
秩滿 上念先生精忠大功冠於先後命支伯爵祿
加上柱國太傅降 勅獎勞賜宴禮部予一子尚寶
司丞太師累辭不得所請乃勉受太傅 上亦知太
師以古人自期致君安國不計爵祿不復彊之云二
月太師疾 上勤念不置時時下 手詔問先生安
否及疾久不起 上益憂之爲涕泣不食常賜內廚
饌饌食太師黃門使者相望道路都人有感嘆泣下
者六月丁亥朔日有食之朔三日彗出五車口柱星
以南太師念病在不襄遂上書請賜骸骨 上覽之

感痛益使人覘太師願慎加輔助醫藥厚自愛十二
日 上諭遼東禽渠魁速把亥功加太師今官進前
所予錦衣衛指揮僉事同知世世不絕時太師病已
益草不知所辭惟涕泣數行下言萬死不敢拜命已
而 天子聞太師不粥遣中使問太師天下大計太
師迷惑昏曠且數語報 上使者既去明日太師欲
遷正寢未起沐浴而溘然長逝矣辛之日爲萬曆壬
午六月二十日距其生嘉靖乙酉五月初三日享年
五十八歲計聞 上大震悼輟朝數日 兩宮聖母
上 潞王賜幣千餘金他楮幣等無算贈上柱國謚

文忠予一子尚寶司丞遣官 諭祭治葬如例仍加
祭五壇已檄車將發 上從張公申公余公請 詔
太僕少卿于君鯨錦衣衛指揮僉事曹君應奎護太
師而遣司禮監太監陳君政將趙夫人嗟乎大父趙
夫人太師所蒙於 兩朝若白金坐蟒蟒斗牛五毒
五絲艾葉纏身蟒衣紵絲綵幣金寶珠長春花飾寶
珠環玉花墜金艾葉符金篆字金簪銀錢銀八寶豆
葉羊豕酒饌多不可悉數又 上念太師純忠有捧
日之功取以名其所恭建堂 御書大字對句其上
賜內帑千金佐之此皆非近代所有孤等不敢稱述

孤等獨謂見上平臺上至召先生近御座看
朕容色執太師手相問勞上朝夕居起飲食狀悉
以示太師一日昧旦侍經帷日中尚未食偶病腹
上卽手調所進御羹饌令近侍捧至太師拜手食
之上始解顏嗚呼無論孤等卽百世後未死者誰
之猶令人慨然失涕主恩未報太師誠未可死太
師何遽以死爲哉太師處性淡泊遇事有執持外壯
而內平無所矯飾事求當諸理不拘文牽俗居常慕
子房鄭侯之爲人貴在實造不爲文言虛辭自登仕
籍伉厲守高不植黨與暨入政府調劑宇內遂杜絕

私門戒闇者無敢通一刺爲人造請已諸公咸亮其
特介不爲私謁門外寢不見長者車及上在亮陰
太師湛靜沉默聲色不露以身繫天下輕重者若而
年雖操心堅正風節稜稜似汲長孺不可招麾去來
然道固委蛇中無滯礙已創一法人稱不便輒罷之
百司庶府罪於吏議者卽不撓法回芘終能自効尋
復振之襟度汪夷不意苛察不以一青掩大節有人
指摘細過置而不問獨於人勞勩記存不忘推獎恐
後諸司建白惟良是採若窾言無當雖文弗錄士一
見其姓名卽得其材指高下他日遇事握銓者或難

其人必指某某優爲之卒能其官如所鑒不謬常言
策士謂水亟魚驗令滋民擾 國家自有制度何紛
更之爲以故獨申飭 累朝令甲無所創造第恐沿
習久則玩玩則弗震頽靡久則壅壅則弗行不得不
稍稍改絃輒而淬厲之大約以正紀綱審命令厚風
俗興吏治阜民財充國計振武功訖文教爲指苟利
公家專行一意不以遠嫌自累不欲沾沾令人喜爲
衆譁沮糾愛勞天下若振濡若沃焦皇皇如不及聞一方歲
飢至深念廢寢食必計安之乃已居官歷數 三朝光輔
二帝俱以精誠結于 明主 先帝今上咸虛懷延納 官

中府中事無纖鉅悉咨而行已位上公持國秉耜
重矣於人臣無兩而心常慄慄如負譴懷驚生平竭
誠體國至扶精弊神瘳憚忘劬人或勸其省思慮
進醫藥輒謝曰吾欲畢吾分安得恤吾身且也疆宇
未寧羣生寡遂卽吾髮膚幸苟完何益故其趨朝常
中夜振衣卽金門未啓或先往以待日總統庶務斷
錯解芬出自秘閣則留公署延見諸公揚推政理
四方以其職事來者接之人人各厭其意未嘗以憊
爲解竟用勞瘁病脾自辛巳六月以來業已委弊猶
力疾蚤作夜思不怠於勤比病困篤尚伏枕擘畫天

下大事絕口不屬身後事一言此中外所共聞知惟
瞻顧宗社繫心帝室屬續之時旣瞑復張目視大言
主恩未報未能辭大師吾死且不沒遂卒嗚呼若太
師庶幾哉所謂死生以之者矣後生未進不知國
家大務然伏見先皇帝時專務資格人莫得竟其
才官職至耗亂也今上詔行久一簡衆職尊禮公
卿大臣郡國守相有治行異等者皆進于廷陛
上親慰勞之賜 璽書金綺羊酒六曹尚書郎積有
功能得拜卿寺不得更相除調外臣有所調選悉就
近其地察繁簡通塞並用三途督府部使者論薦所

部吏與簡臺諫皆以四分之一待孝廉明經茂才有
舉不及格者罰小吏如楊果趙騰蛟等得爲令長行
大僕寺苑馬寺得行觀察使事與都轉運公卿子弟
有行能者待以高爵不以左遷困人尤寓意遠方人
材不以衰老往遠方有缺員不復虛其官如曩時京
朝官不得通人餽遺有以事請謁人其所見託者與
其子弟能發其罪以聞有厚賞黜官墨吏下所司論
罪悉盡本法然禁誹謗理註誤許所繫治吏得執奏
設舉刺失實或有異同必令推詳其二有賞罰疑誤
者許覲吏得廷辨之以故凡在有位感激懷奮皆抱

功修職不肯謁告不以趨走逢上其已得除書及以
使事修 覲入 賀行者不宿於家各務教養實政
不肯取辦簿書期會衆賢輻輳仕路廓清卽虞廷師
師周士濟濟不啻過矣往者將權不重功罪賞罰不
覈又或苛細使人不得展布凡有罪當結問輒以武
弁嘗之人視將士易與將士亦以此自輕不復振耳
今 上審定 廟謨假督府一切便宜不數易置時
時出 璽書金綺相勞有壯猷宿望已數破虜者卽
賜召還不欲盡竭其力每三年遣重臣出行邊計成
功大將軍進退予奪皆取自 上意下至偏裨亦皆

假重事權爲之罷監軍使者令文吏毋得推沮又賜將士養廉田出帑金數十萬勞軍謂建議者與受事者多意見不作往往詔建議者卽經略其事大將軍有衝陷折關能多立奇功者不愛通侯之賞每勅邊吏乘時修戰守持重安詳示虜閑暇毋得張皇調遣徒罷勞士卒又親理管兵罷班軍輸作令所在有老幼當赴代者悉罷勿遣其所審畫禁兵入衛兵前兵南兵浙兵福兵忠順軍山東民兵狼兵苗兵所在標兵水兵動悉機宜以故將士感泣皆引弓備胡無不願居前得一當匈奴先死且往者禁網踈濶吏

民無所請事多填委簿領書不肯奏報 天子今詢
事考言以言覈事以事覈功非歲久不可卒舉者皆
校量繁簡難易多寡新故久近程督府諸司令以時
報成事毋得故緩其大者難者以遺後人徒以米鹽
瑣屑之務苟塞 明詔以故人皆見素無敢匿端咸
廩廩奉約束士大夫非奉尺一雖歷郡國無敢馳一
軺傳縣次不得積食勞所在候望省賦車馬之費
歲若干日久官屬旣盛則出令者多任事者少今汰
冗員什二三用一事權絕人觀望之私省稍食若
千計郡國吏以賦入多寡爲殿最不煩賦得民宿

適歲若干郡縣負邑入皆鈎校其數姦人無所逃罪
得吏胥所乾沒若干其較著者則決策款虜減客兵
清糧糗有宿飽之士無脫巾之憂歲所省凡得數十
百萬卽如薊昌每歲所犒虜不過二萬七千六百而
所省保定忠順軍及固原入衛兵馬與山東保河濼
薊寧夏兵餉已至數十餘萬卽大較可知以故嘉靖
之季太倉所儲無一年之畜今公府庾廩委粟紅貫
朽足支九年猶得以其贏餘數十百鉅萬征伐四夷
治漕可謂至饒給矣社者罪殊死以下歲久不決園
墻爲滿殘入得以幾幸訟獄滋多今上詔理官修

大明律例令有司毋賣獄毋深文巧詆傳致人罪無輕人人死刑無以獄案結竟無辜無逸囚無縱逋逃其覆讞具獄當戮死者卽以縣諸藁街以故叛逆妖妄如呂老十猛谷王馬西川周元張彥文張永寶張天福張崇庫王道李一真王志學喬濟時龔志向黃崙劉守業賈邦奇楊時貢等皆駢首就戮赤眉綠林黃巾白蓮之禍不足憂國家且人重犯法不敢徵幸三尺矣異時宵人越貨事爲故常有司罔不以聞今上重弭盜之任申保甲之約設斬捕之格嚴沈命之條厲窩盜之禁厚協捕之賞寬未得之期薄旣獲之

罰則吏務詰奸人懷逸賊以故幅幘萬里皆重垣密
樹如長蛇委蛇覆蔭中路警夜捕晝巡徼江海凡山
川陷橈水行載舟者皆萬里不持寸兵有道不拾遺
之風矣初 上新嗣位之時 國用大訕 上不得
已念 國家惠澤唯施及困窮不以惠養豪猾雖有
旨督賦然萬曆丙子業 賜民田租輯寧邦本未可
謂刻急也且 上曠蕩之恩寬大之 詔孤等靡得
而志志其大者則是年太師偕呂公張公請蠲賦二
百三十四萬有奇今年太師偕張公申公請蠲賦一
百三萬有奇本色米六十五萬五千二百有奇絹布

一百四十二萬七千二百有奇顏料蠟茶三十三萬
七千一百有奇其他如已卯所減泗州寶應鹽城等
郡邑賦錢一十三萬二千七百有奇河南賦錢一十
三萬一百有奇所在有之多甚不記且 上在位十
年而賑貸蘇松等郡凡七減漕七十餘萬賑貸淮揚
等郡凡十三減漕九十三萬不可謂非省憂鰥寡孤
獨窮困矣況外繇如馬船料價糧料馬價班糧工價
名糧均徭公費驛遞稅契等皆歲有寬政 上又明
詔有司積貯以備凶年罷江南織造令所在守臣直
指監司歲時巡行郡邑問勞疾苦察舉冤獄毋得輒

自議法擾民與黎民休息 上德念深矣豈無烝民
不識不知卽從古已然乎夫俺荅至崛疆矣自

先帝甲冑臨戎匈奴蒙息謂將復有 成祖犁庭之
舉故明年俺荅吉能遂請內屬夫疆者先臣弱者焉
往以故名王解辦元戎獻馘芟雜南荒惴憐東越在
閩粵則朱良寶林道乾林鳳在粵則惠潮藍一清賴
元爵文昌李茂鄭大漢龍川鮑時秀東山石牛青水
覃公慎覃世活合浦黃章弟古田韋銀豹懷遠韋朝
義右江韋明甫昭平黎福莊荔浦韋公海北三韋千
里河池韋宋武鬱林黃邦緣木頭峒覃扶王在蜀則

九絲阿大凌霄阿苟建昌阿怒都都方三隗屢奏咄
咄在陝則借文孟登河州且戎卜同官李宗鷄在滇
則臨安記來主魯寨易克鐵索箐羅革金齒藍昌黑
在貴竹則安順者念繼王黎平汪約石應斗貴陽呵
利普安光見王播州楊貫在楚則五開胡國瑞及羅
旁府江北五啼咳龍哈十寨宜山都亮淥烏免多浪
里松里嬰田來宵松潘威茂風村白草諸賊或僞上
帝號或代襲王稱莫不頓顙伏辜獻圖請吏獨東虜
者太師謂外寧必有內憂故釋土蠻不誅以爲外懼
然速把亥既會哈反帖阿都赤明安之事虜已累氣

脅息設 上欲滅胡第令使一梟騎縛之耳何足煩
大將軍十萬之師乎烏思藏奔噍喇皆近古不賓之
國出平天漂亞寨河斗皆上世難馴之民今皆煦沫
承流奉琛納贄豈非千載泰寧之一會哉夫天下有
一世之計有萬世之計今西自嘉峪東至山海關延
袤萬里崇墉密雉如天險不可升虜無能躡人又南
自高郵北至太行堤延袤四千餘里兩堤崢嶸屹爲
鉅防必不至引水病漕且其所費皆取諸贖緩不索
水衡少府金錢此皆萬世之計非太師所能辦蓋
至聖明獨運甄陶下有二三元老共熙帝載諸所

建設修舉廢墜皆諸蓋臣石畫類 天地 宗廟

社稷以故玄化滂流浸淫衍溢功侔往初兼並神明

先太師何幸身親見之哉且太師道雖直方中實惻

怛少讀春秋傳慨然曰古稱政之所予在順民心有

以拂為順者子產也吾殆類是乎其論治欲倣官邪

齊民萌不專姑息有救世之思蓋獨見謂罔少密則

莫能扞格法可懸而不可用特以初引綱維不得不

固握其柄而信用之意俟天下遵制揚功風成俗定

然後恢闔禁罔削除煩苛示民長厚之道耳其後臺

者皆言諸象指者競趨武健刑多失束非 聖世事

太師深然之遂請 詔有司以非罪榜掠人至死三
人以上者編爲卒伍著爲令嗟乎深故之罰其意斷
可識矣比年猶崇惇大惜其未究刑措之施遽以天
年下世可勝嘆哉昔子產爲政鄭人厥有惡言居有
頃鄭人復歌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
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夫民不可與慮始而可
與樂成所從來遠矣乃太師生時俺荅安國亨等卽
爲太師置像旦暮尸祝公今其無祿卽世鴻生鉅儒
多稱引記功宗以功作元祀一篇之中三致意焉下
至武夫健卒田畯紅女聞有垂涕者其所遭遇豈不

逾於子產哉。太師少讀書，破萬卷，無所不窺，然獨觀
大義，惟務宗旨，不求蔓引，泛溢爲文，不屑屑程，度不
喜譎怪，第取境與神會，言與志足，而柔澹春融，得天
然之致，每屬草輒棄去，不欲垂空文，自見篋篋中雖
多所存，行世者，奏對稿而已。至呈離肅大寶丹扈諸
箴解，若講讀諸書，無非闡理，翼經學士大夫類能道
之資，由天授警敏，疏徹博聞，強識尤明習。累朝故
實事，至輒口誦，某時著爲律，某歲擊爲令，不煩討核
繙閱，日數行下，案無留牘，洞晰機宜，遠至南垂，篋竹
之夷，北徼，羶裘之虜，譚險阨要害，出沒同背，較若列

眉若懸寓用能以樽俎折衝機務紛紜人或憂其叢
睦太師殊閒適自公退則游情藝圃旁通稗官小記
及諸省賢書督學試義悉手自品臨示諸子弟其暇
豫如此家居馴行孝謹以處君父骨肉之間交直
其難不得歸持大父喪以此常邑邑何已上凡所
賜鮮新不上大父靈几不敢食侍大母趙夫人於邸
備極色養每昕必適寢所問侍者太夫人眠食狀乃
行甫歸卽之親舍從容宴語怡乎猶孺慕也于兄弟
友愛愛叔父居易尤篤悼仲父居敬蚤世娓娓于其
孤姪嗣敏拊而長之尋以已所授廕與之所教與孤

等埒焉。庚辰春季，父居謙訃，至哭泣哀思，再上疏請告，疏入不報。可然後出，逾年不衣霧縠，朝士咸見之。蓋天植云：教子獨用嚴毅，慕萬石君之風。每丙夜肅襟危坐，諸子無論壯少，皆不敢入侍。居恒所面命，自砥節礪行文藝兩端之外，無一語及垣屋田宅。及諸子稍長，業登仕籍，向用其告以居官仕宦任職，惟比擬已行事，天下事有未發者，密不使聞。僉同乃可決。爾吾安能知？設或乘間問某事，後當如何，卽艷然大怒曰：此非乃所當聞，輒引曹相國之事相戒。曰：昔漢惠使者曹窋洗沐私從，容問其父，以不請事何以憂。

天下相國怒宦答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
當言也夫宦爲中大夫而亦旣長矣又奉帝命乃相
國怒答之二百兒曹獨不畏曹宦事乎于是諸子重
足一息毋敢出聲每過庭非有所問輒良久侍立不
敢出一語而退匪邸報卽除一令丞茂由知蓋不言
垣屋田宅不屑以治產導其後此無足論其于國
家事又惟謹不以言者太師爲國家之心與其訓
諸子之意深遠矣治家窮約如寒素性好施與大官
之脯所入以充歲時存問里中所知交不求以羨烟
爨諸僮指廩而食者若而人總族中僅有田若干畝

糧七十石戒子弟輸納無敢後時其外繇非分所當復者孤等不敢脫一踐更卒有豪猾賄里胥竄名太師籍中歲歲復無有所與孤等發其姦守臣以聞大司農請以其意布告天下雖有長爵復復母得過制令罷民得寬力作皆推太師意也比卒發陳篋僅得上所賜帑全文綺亦大都煩費矣上聞而悼之賜錢布薪米各有數乃得襄事如禮太師先配顧氏贈一品夫人繼配王氏封一品夫人子男六長敬修禮部儀制清吏司主事娶癸卯舉人高公嵩女次嗣修丁丑進士及弟第二人翰林院編修娶四川左叅將

賀公麟見女次懋修庚辰進士及第第一人翰林院
修撰娶江西布政使司左叅議高公尚志女次簡修
錦衣衛指揮同知娶刑部尚書王公之誥女次允修
府諸生娶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李公幼淑女次靜
修尚幼聘工部尚書李公幼滋女女一適刑部左侍
郎劉公一儒子太學生戡之孫男六重光嗣修出重
輝敬修出重登重元懋修出重潤重胤簡修出皆幼
女三敬修所出許聘吏部左侍郎王公篆子懋修二
女未聘皆幼唯是本月二十八日孤等將扶太師還
楚卜吉而藏泣血拊心以先人幽光與黃壚俱揜是

懼私心願得長老先生揭石墓門以託不朽非長老
先生狀之則事且無徵恭惟明公道高管鮑文蔽班
揚單言迥邁崇褒半詞允爲信史用是藐焉諸孤敢
徼福先靈繚經叩閣人以請夫奉職守官人臣常分
先太師謀猷入告事在密勿非世所宜知孤等又故
自木彊不問外事蹟蹟靡所睹記特按疏草憲令聊
攬拾什一於千百事有缺漏言無增飾謹布之司籍
者伏乞哀而存之賜一言以爲太師重實嘉惠九原
流精誠於窳窳貽休百世耀華袞於縑緗豈惟孤等
實世世子孫非生死所能報塞矣敬修等無任泣血

哀懇之至

張文忠公行實卷四十七終

張太岳行實

卷四十七

四十六

張文忠公詩跋

此鄉先達相國張文忠公詩草也季子殿撰公搜而集之庶無失世業者也相國以功名顯詞章非其所好然出語渾灑其文與殷盤周誥西漢制冊相表裏

其詩固騷選初唐之音咸有顯
門名家所未易至者蓋其天授
夔隻故事事兼詣所著奏對稿
已久行世茲輯諸裁答書牘詩
文若干卷行之戲圖生相後高
山仰止殿撰公遂以校詩之役

見委已卒業因憶相國甫垂髫
即受知顧東橋先生而長老又
言相國居約時恂恂似不能言
乃介節凜然此其意固已遠矣
迨入翰林不屑意為文墨獨蚤
暮與新鄭高公寃悉國家之務

相得甚驩也蓋相國非常人故
諸所注措咸非常要能尊主庇
民一切身家毀譽在所不顧所
謂古豪傑大過人者今其詩草
不足盡相國之奇即殿撰公所
行裁答諸書亦云顯而可見者

耳至其魁柄潛運上格

君心下肅臣紀中綏
浪萌外懼四夷者尚不盡于尺幅
穆叔有云三不朽相國實無之
彼世俗吠聲輩一無能窺相國之深
二弁洲之稱相國曰業惟戡亂勳表

救時在唐贊皇復為元之夫姚
李固相國所不遜而贊皇以平
泉自愚相國辭三召亭一書一
意為公家達觀曠覽又非贊皇
所敢望相國師心不斬人知人
曷可不知相國也戲圖少頗以

功名自負獨束制舉義忽忽及
壯尚不知稅駕所相國精神雷
行宇宙間今茲獲廁校讐得無
徵靈之思乎故撫相國之卷無
任慨然

南郡後學馬啟圖敬跋

子師張文忠公集跋

瀟湘夢人以儉偕石首曾太史可
前校後將竣舊史氏嗣修懋修金
吾簡修文學允中輩以書來謂校
畢宜惠一言簡端夢人曰太史役
也魯唯唯無何太史書來可前病

矣牧仲宜有以復唯時先生伯仲者慎無賡辭于是以儉拜手稽首而言曰予小子何敢言無已舉所知先宗二之言一二就仁人君子證焉庚子夏楚臬使盱眙馮公索觀江陵相業本末貽書鄉紳其略

曰會間譚楚中文獻精華正觀風
者所樂茹也獨江陵末年蒙謗微
獨不知者群然譁之即當時蒙其
澤者諱而不言於今慕其高者湮
而無考不肖感今追昔張公一段
苦心脉脉在臆而欲倘聞其

平臺煖閣之敷陳金馬玉堂之謀議
了不可得辟日沈于海終當麗天
而不肖望明念切直欲上太山以
求見光景倘諒微忱代為搜攬探
其輔治之原而併及其得禍之狀
庶幾公論不失其平而後生有觀

法烏他日

朝廷求遺稿未必不基之乎此以儉
莊誦其言輒為嘆服因記甲申五
月三十日許相國移丘司寇書曰
明旨無罪及云 云云 顏推罪人不擊之
義以成

聖主好生之仁且無今後世議今日
輕人而重貨也上累

聖德中虧國體下失人心奉

旨行事者亦何所辭其責吳門相公
亦云

聖德好生門下必能曲體不使覆盆

有不照之寃比屋有不辜之累也
冀始終留神以仰承

上德俯慰人心先是東阿于公一書
累累千言播在穀城山館甚著不
具論論其疏

陛下者揚家宰稱其為

願命輔臣事

皇上十年任勞任怨一念狗馬微忠
或亦有之今云云上干陰陽之氣
下傷臣庶之心職等身為大臣受
恩深重惟願

皇上存天地之心為堯舜之主使四

海臣民仰頌

聖德則雷霆之威雨露之仁並行而
不悖矣此非獨職等之心乃在朝
諸臣之心天下臣民之心也當時
大司寇有疏臺省有疏政府有疏
乃蒙

息賚田宅

聖主所以報功念功之意淵乎蠲赦
踰月具錦再織中貂返旆稽天之
浸濫不可為矣善乎徐大宗伯叔
明之言曰

主上寬仁從旁無一人持正論以定

國是傷哉語及閹獄云數年間事
朝士已夢夢無知者則老成典刑
又何所仰藉以攄謹論而明國是
又王洗馬因東粵蔡侍御疏請亟
致書政府亦累千言曰天下有公
是非感恩而欲劓頸者不能私報

仇而欲剝腹者不能誣也詞意慨
切讀之涕下以及馮慕岡先生實
用編丁未會程庚戌錢探花進呈
策語可以對相國九京可以荅惟
時伯仲矣予小子何敢言可前曰
諾吾病不能搦管子復虛赫蹄乎

雖然以儉誦法鄒魯之言有日矣
敢晉而質之有道孔子曰衆好必
察衆惡必察故於陵矯矯難為巨
擘匡章落落孟子賞其設心此能
好人惡人之權惟仁人操之若夫
以我不以人可以逞一時而不可

以信萬世可以開死者于既往而
不可以開世道于將來是自為好
惡已耳承學攷古信今洞晰本末
若太師張文忠公者勲在旂常盡
瘁報

主於茲集窺一班焉公自

禮廟龍飛以舊學簡在密勿懲

世宗末季人心玩愒之後力以振紀
綱覈名實為第一義其說在六事
疏中而辛未三策及編修時規華
亭相國一書識者知其為救時事
相萬曆初元受

顧命輔

冲聖秉國十年乃舉其生平析肝吐
膽獻之天子長我丕基維周成漢
昭不啻矣懲邊事之第也籌邊累
千百言明若觀火指顧抵寧懲漕
河之哽也選授名臣經理工費愛

惜民力懲粵治之敝也先清吏治
後靖叛夷遐不遺策拓蜀地捕闖
寇撫鎮一心無有中撓彼時宮府祇
協中外填肅五氣順布四夷來王悉
主上之福也亦勞臣之致哉其修文
治也以身體力踐為學崇尚質實

不務空談谷羅近溪周友山屠平
石胡廬山諸公書可證其非惡道
學也惡夫賊道學者也又有太濫
而逾制檢者乃申明

卽碑嚴歸學政遂為急進取者蒙以
沙汰而不知寓旌於別嚴師於保

非薄學校也去其害學校者也以
至清驛傳本為節筭省民膏髓而
或者以此招尤冠紳清田畝本以
復舊額便征納俾糧卒無虛耳而
抵恨深積於豪右其與楊二山耿
天臺宋陽山勞開府之書可證其

以身殉國不以一毫已私與焉若
忠介海公之評曰工於謀國拙於
謀身者是也嗚呼彼以為令基此
以為怨府彼為功之首此為咎之
繇論定蓋棺諛生投杼甲申之事
所難言矣掩覆逾世抑獨何哉雷

太史何思謂相國生平不喜著作
曾太史長石稱為古今第一流人
物評騭大業觀其遺集未嘗不掩
卷太息繼之以泣也除帝鑑圖說
奏對稿久行於世茲從惟時伯仲
所索公遺集讀之不勝仰止之思

云以儉常從耿司馬學司馬云太
師嚴毅端重才美天授當其降名
王而折盈庭則邊陲寧謐者垂四
十年論知己而以蕭之于韓不保
其往尤發千古英賢為國之忠其
它肝膽披示者不可殫述密勿敷

宣者無得而稱焉嗚呼乾坤誰執
仲尼衡司世道者寧無興慨于斯
言夫荆軻聶政俠士之雄耳受知
一旦無難七尺毅然斷而行之况
一歷事三朝感恩

聖主君臣逢魚水之惟國勢當振作

之會而乃猶取容容後福自愛其
身名者乎由此觀之隱衷揭日月
而貞明大業留天壤而不毀蕩蕩
上帝臨汝不貳則請以俟夫知言
復起之聖人矣

庚戌天中谷旦南郡後學高以儉跋